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三辑

生命之水



卷之二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三辑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水/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8661 - 6

I. ①生…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529 号

生命之水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661 - 6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 录



阿力玛斯之岭 [001]

金宝 著 岱钦 译

海骝骏的故乡 [127]

朝克毕力格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尾随族群的流星 [173]

满都麦 著 苏荣巴图 译

艾格玛 [235]

阿·德信扎布 著 朵日娜 译

生命之水 [267]

阿尤尔扎纳 著 照日格图 译

阿力玛斯之岭



金宝 著

岱钦 译



金 宝

男，蒙古族，1957年出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开始在《花的原

野》、《潮落濛》、《婚姻家庭社会》、《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小说，计二百余万字。



岱 钦

蒙古族，1949年出生于哲里木盟库伦旗额勒顺公社苏日图艾力。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1975年起在《西拉木伦》《花的原野》《内蒙古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获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出版汉译蒙、蒙译汉文学作品十余部，汉译蒙《蒙古族开国将军——孔飞》获朵日纳文学翻译奖。部分作品入选中学课本。

引子

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然而世间的一切不是让人置信而存在的，所以，我这篇小说也不是为了让人置信而写作的，而且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读者们可千万不要相信。

一

据说，这件事是在去年秋天发生的。说是秋天，实际上天还没有变凉，草尖儿还没有发黄，差不多还是夏秋之交时节。

阿力玛斯之岭南麓有一个叫乌兰图拉嘎的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们管它叫乌兰图拉嘎的不多，多数叫韩铁匠营子，因为这个村住着一个姓韩的铁匠，久而久之人们就这么叫惯了。

这天，韩铁匠好像做完了当天的营生，仍然扎着他那锃亮发光的围裙子走到房后小解，眯缝着眼睛瞅着将要落山的暗黄色的夕阳，不由联想到这多像自己老伴那黄黄的眼珠子一样发光，又暗自为自己奇特的联想而陶醉，呆呆地站在那里。突

然，一阵马蹄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从犹如冬不拉的弹奏似的节奏有力的蹄声和急促的喘息声中不难判断出这匹马疾驰的速度。乌兰图拉嘎全是农业户，个别户虽然有役畜，一年四季不是拉犁杖就是套车用，没头没脑地鞭打使唤，打得马都耷拉下脑袋，即便是在马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燃，也不会跑得这么快。韩铁匠这么想着，感到很奇怪，便踮起脚尖儿从砖墙墙头看了过去。在韩铁匠眯缝着的一双斜楞眼儿里出现了一匹白马，白马身后留下一溜白烟像一只鹿从阿力玛斯之岭方向疾驰而来，不大会儿就驰入乌兰图拉嘎村，那位乘骑者似乎勒不住狂奔的马儿紧贴院墙东侧飞奔而过，快到南头一家的院墙时来了个急转弯往西一拐，人没下马鞍，直接从韩铁匠家有着门楼的红大门跑了进来。

韩铁匠几代打铁出身，主要制作刀具。凭借祖传绝技打制的刀具削铁如泥，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不但这个旗^①的人们使用的都是打有“韩”字字号的刀具，而且邻旗的老百姓也都慕名而来，甚至从数百里之外赶着车、骑着马专程来这里定做斧子镰刀等日用刀具，客户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因此，韩家家底殷实，生活富足。现如今，韩铁匠又被称之为“制作刀具专业户”，一溜七间大瓦房在全村鹤立鸡群，颇有派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然而，为了不使祖传绝技外泄，他从不招收徒弟，无论怎么忙都是一个人扛着，这是韩铁匠坚守的一条规矩。是因为他们是名声在外的户人家，还是因为不成文的约定俗成，别说来这里打制刀具的百姓，就是报刊杂志社的记者来采访，也未曾出现人不下车、不下马就直接闯进大院的事情。看见骑着马直接闯进院里的这个人，韩铁匠心生不悦，直了直因常年打铁有点儿罗锅了的腰身，挺胸迎了过来。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旗：行政区分，等于汉族地区的县。

“难道是生在马背上的吗？请下来！”韩铁匠觉得自己的话有点冲了，又故意缓和了一下口气，问，“你有什么事吗？”

“阿力玛斯^①！鬼……撞见鬼了……”那个人与其说是下了马，还不如说是从马背上掉了下来，重重地跌在地上，叫了一声“哎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白马鼻子呼扇着，马尻抖动着，看见韩铁匠走近受了惊，差点脱缰而跑。

“什么，你说咋啦？撞见谁了？”看到来人惊魂未定的样子，韩铁匠问道。

“碰见阿力玛斯了，是鬼，鬼……”那人用孩子般的哭腔回答说。

那人像是害怕有个东西过来拽他的衣襟似的惊愕地回头看了看，匆匆把马拴在当院停放的毛驴车车辕上，直奔家门走去。身穿两边开气儿的毛料西服，红扑扑的大脸盘儿的那人看上去肯定是在城里工作的人。韩铁匠嘱咐孩子把马拴在拴马桩上，然后跟着那个人进了屋。

那人接过韩铁匠黄脸婆递过来的一杯红茶水，从衣兜里掏出一瓶药丸，用茶水送下两粒丸药后似乎稍微平静了一下，递给韩铁匠一支香烟，但手仍然抖动不止。

韩铁匠用曾被砸伤大拇指指甲盖儿的手接过烟卷儿，问道：

“阿力玛斯是谁呀？你是因为他……”

那人摇晃着肥硕的大脑袋，说：

“不是人，是鬼，阿力玛斯是鬼。”

“倒是传说阿力玛斯之岭上闹鬼，到底是什么？我是没碰见过……”

“真的，那家伙还讲人话呢……”

“那可能就是人呗。你没好好看看？”

① 阿力玛斯：内蒙古中部某些地区蒙古族方言里指魔鬼。

“看到了呀。浑身长毛的小东西，和黄鼠狼差不多。”那人说着想要摘掉帽子，一摸脑袋这才发现，刚才一阵狂奔，头上的帽子早被风刮跑了。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一支香烟，和韩铁匠对火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说：

“就这北边儿，刚刚要爬上阿力玛斯之岭，突然，听见有人在说话，好像在说‘我是什么呀？’我左看右看，瞅了半天没发现什么，就没当回事走我的路。突然，马儿响鼻子竖耳朵一惊一乍的，我也感到奇怪。还是有声音在说‘我是什么呀？您说说看’。我以为是村童在恶作剧，很生气，就说：‘你是人呗！你是哪儿来的淘气鬼！’那个家伙听了，好像‘嘻嘻……’笑了一下。这时候马儿也毛了，左挣右脱得勒也勒不住。我说：‘你出来！我让你尝尝拿上岁数的人取乐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个家伙却说：‘感谢你成全了我的法术。来日定当知恩图报！’说完出现在我的面前。哎哟，妈呀。你猜猜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浑身长毛的一个怪物靠后两条腿像人似的直立起来，一条前腿好像举着一顶遮阳帽似的。哎哟，我的天！我年过半百未曾信过佛，看来是错了。吓得我好像从每根汗毛往出喷血似的。这不，原路跑回来的嘛。”

韩铁匠听得嘴巴大张起来：

“是真的吗？许不是哪个淘气孩子藏在灌木丛中和你开玩笑了吧？”

那人掏出手帕擦了擦谢了顶的脑袋上渗出的汗珠，说：

“或许是，可是那个浑身长黄毛的东西是什么呀？故事里倒是说，黄鼠狼会编织掩人耳目的帽子，借人的口气使用法术。说不定遇见那样的东西了？这是我这辈子作孽的报应……”那人说了半截儿话，用手抚摸着额头坐在那里。

黄脸婆沏了一壶新茶端了过来，韩铁匠拿出龙纹瓷杯给那个人倒了一杯茶水，问道：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啊？”

“我从城里来，叫双合尔^①。想去阿拉坦博尔和。”

“这么晚了要过阿力玛斯之岭，你也够胆大的。担惊受怕不说，迷了路也够你受的。去年，阿拉坦博尔和有个叫德钦的人来我这儿打制了一把剥兽皮的好刀。听他说九十九道岭密林中有一只成了精的狐狸。现在看来确有此事。”

“阿力玛斯之岭我了如指掌，迷路是迷不了的，想连夜赶到阿拉坦博尔和，离这儿三十来里地，也就是在这北边儿嘛。”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呢？”

“前天，从你们旗府所在地借了这匹白马出来的，昨晚在前村上住了一宿，今天早晨从那儿出发的。”

“您叫啥来着？是这儿的人吗？”韩铁匠刚才已经问过人家的尊姓大名，但因只顾听这个人奇特的遭遇而没有记住其名，所以，又重复问了一句。

“我是阿拉坦博尔和人，叫双合尔。”

韩铁匠听了大吃一惊，嘴张得老大：

“什么？您是双合尔叔叔吗？”又怕认错人了，“您是胡尔齐^②双合尔吧？”

双合尔比韩铁匠大也大不过五六岁，并不是当叔叔的年龄。再说，后来在城里养尊处优，看上去比韩铁匠还要年轻一些。

“那还用说，我就是胡尔齐双合尔。”

韩铁匠一听拍案而起：

“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完赶紧对老婆耳语了几句。黄脸婆听了丈夫的话，立马眉开眼笑：

“双合尔叔叔，您歇着。我马上给您做饭去！”说完，走了出去。

① 双合尔：意为海东青、隼等猛禽。蒙古人给人起这个名字，给狗也起这个名字。本文主人公的名字叫双合尔，猎狗的名字也叫双合尔。主人公双合尔的靈魂又附在猎狗双合尔身上，成为这篇小说里特殊的艺术形象。

② 胡尔齐：说书人。

韩铁匠脱掉那件油光锃亮的长围裙，换上一件尖肩膀的西服，出去端来了一盆洗脸水和一条毛巾：

“叔叔，您洗把脸吧。来，我帮您脱掉外衣！”韩铁匠变得格外殷勤周到。双合尔还没有完全摆脱刚才经历的一场虚惊，也顾不上客气推让，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让他脱去了外衣后，非常纳闷地问了一句：

“你是谁来着？”

“我未曾拜见过您的尊容，难怪叔叔不认识我呀。”说着，韩铁匠搀扶着双合尔走到放在雕花的大盆架上的洗脸水旁边。

对接人待物也像打铁淬火技艺那样炉火纯青的这汉子，为了表示对双合尔的亲密，故意不说明自己的出身来历，好像已故的父亲重生回来似的礼貌谦卑。他越是这般热情周到，双合尔知道这个人来龙去脉的想法越发迫切，他就纳闷乌兰图拉嘎怎么冒出这么一个侄儿来。他绞尽脑汁想了又想自己家族的渊源，别说是这么大的侄儿，在这偌大的世界上他连个亲戚也没有了。为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你到底是谁来着？也许是自己上了岁数的缘故吧，脑子糊涂了，就是想不起来。”双合尔挠着谢顶的脑瓜子站在那里。

“别价，叔叔您就先洗把脸吧，咱慢慢再相认吧！”韩铁匠说完出去帮厨去了。

双合尔洗完脸，回到刚才的座位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才想起来环视一下屋内。看来他的意识开始恢复正常了。靠北墙是一溜儿多功能立柜，立柜的格格里摆放着彩电、收录机、大座钟等一时半会儿说不完的各种家用电器。靠东、西墙分别摆放着长条大沙发，像是哪一个机关的会议室。沙发前边摆放着茶几，茶几腿上分别刻有口含玉球的蟠龙和嘴衔花卉的凤凰的图案，茶几桌面上画着盛开的荷花。双合尔从室内五花八门的摆设中判断出这家就是在城里也算得上是少有的富裕人家。正在他正襟危坐的时候，韩铁匠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说：

“叔叔，这边请！”

双合尔跟着韩铁匠走进西间，只见大圆桌上摆上了色香味齐全的六盘菜肴，餐具一应俱全。待双合尔落座之后，韩铁匠从安放在墙角的冰箱里拿出几听易拉罐啤酒，说道：

“做梦也没有想到叔叔您大驾光临。今天总算把叔叔您给盼来了，可惜只能用粗茶淡饭来招待，说起来真过意不去。”说着，啪一声拉开易拉罐，把冒着白沫子的冰镇啤酒咕咚咕咚往高脚玻璃杯里倒了进去，双合尔见了那叫一个爽。

双合尔满嘴沾着啤酒沫子，看上去像个发情的种公驼口吐白沫似的，令人发笑。

“叔啊，您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呀！我父亲生前常常念叨您。”

韩铁匠说着，似乎两眼噙满泪水。这使得离群的公驼似的漂泊在外、孤苦伶仃、顾影自怜的双合尔羡慕人家骨肉相亲是多么情深意浓、相亲相爱啊！双合尔不无感动地问：

“你父亲是……”

“花脸铁匠，您还记得不？他是我父亲。因为我继承了我父亲的手艺，干着这和铁打交道的营生，所以，人们也就管我叫韩铁匠。”

“噢，原来你是韩达日嘎^①的儿子呀！”双合尔失声叫道，又后悔自己说出了那不合时宜的官衔，不由捂了捂嘴。

韩铁匠听到这具有纪念意义的官衔不禁眼睛一亮，呷了一口啤酒，激动的心情少许平静了一下。

“该说啥呢？几辈子打铁为生，出一身臭汗的铁匠，好不容易闹了一回一官半职，又生不逢时，即使是入了土也免不了留下了个骂名。”

似乎又听到了当年敲锣打鼓的声音，双合尔不由心惊胆战，刚才喝下去的啤酒在胃里翻江倒海起来。这时候，黄脸婆又端来

① 达日嘎：官、领导的意思。

了两盘菜，其中一个清炖鸡。韩铁匠用短粗弯曲的手指掰下一个鸡大腿儿放到双合尔的碗里，然后说：

“我父亲一九七六年因心脏病去世。咽气之前还在念叨您呢。”

目光犀利、一张花斑脸、镶着不易被人发觉的金牙的四十来岁的那个人，在不平常的岁月里和双合尔相遇相识。在“挖肃”专案组当组长的那个人，把当时喜欢摆弄胡琴和讨好女人，而对两者还不谙其道的双合尔招进专案组里来。这实际上是双合尔至今步步高升所迈出的第一步。所以，双合尔也曾对花脸铁匠的知遇之恩、提携之德心怀感激之情。而后来失去了白胖子娘们，形单影只的时候，常常思念家乡，并为自己过去在家乡犯下的罪孽悔恨不已，也对使自己误入歧途的花脸铁匠产生了憎恨。可是，他与花脸铁匠无账可算，也没想算账，倒是向父老乡亲谢罪的想法像雨后蘑菇似的破土而出。他想，这样即使到了地狱，也可以向阎王爷骄傲地说，我生前的孽账生前还清了。他认为自己这个想法并不错。自从当了群众艺术馆馆长以后，就算是平时没有什么事情，但要撂下办公室走人，总觉得若有所失，所以，他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在这次评定技术职称时，双合尔将这一生唯一一篇作品——好来宝^①《牧区大寨》的标题更名为《沙乡巨变》报到职称评定委员会，申请国家二级剧作家朋友职称。实际上这个好来宝也是当年他给一位嗜酒如命的作家朋友送两瓶好酒，求人家给代劳写出来的。这个事虽然没人知道，但单凭一个好来宝要评上这么高的职称确有难度，双合尔面临被刷下的危险。对此，胡尔齐双合尔急得火烧火燎，只好忍痛割爱，将当年有人出一万元的高价都没舍得卖掉的镶有钻石的一把四胡送给关键人物，总算如愿以偿，评上了职称。在“文革”中从一位单身盲人说书艺人手里掠过来的这把四胡，是双合尔最值钱的宝物，现如今把这件宝物拱手相让，虽然心有不甘，但毕竟得到了朝思暮想的职称，也算值了。这次是他把职称补贴得到的一千来

① 好来宝：蒙古族曲艺曲种之一。